

碑 铭

(日) 北方谦三 著
杨 军 (逸博)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二 年 ·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因误伤人命入狱的坂井出狱后被黑社会一组织雇用去N市杀川中和藤木二人，坂井仗着自己空手道高手而应允了这桩买卖，但他决定只用匕首，不用枪。来到N市这个小镇上后，他应聘进了川中开的“布拉特·迪鲁”酒吧做招待，而此店的经理便是藤木。坂井在伺机杀掉二人之际逐渐了解了这个小镇上各方势力的恩恩怨怨及错综复杂关系。他终于与川中交手了，但他输了。川中非但没有杀坂井，反而告诉他他们早已摸清了坂井的底细，但因欣赏他的胆识与为人，想与他成为朋友，故没有伤害他。坂井改变了初衷，他与藤木一起冒死救出了遇险的川中，而藤木却在“布拉特·迪鲁”被匕首刺中。血泊中的藤木问坂井，他的墓碑铭该是什么……

译者简介



杨军（笔名：逸博、篱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生于中国北京市。一九七六年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日语。一九八五年发表第一篇日语翻译短文。迄今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六百多万字、三十多部（套）的日语小说、连环画及一百多篇中短篇作品。近年来多以翻译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为主。一九九八年获“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翻译奖”。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法制文艺委员会、中国侦探作家联谊会会员。格言：是播种，总会有收获。

目录

一	老人.....	(1)
二	鸡尾酒.....	(10)
三	经理.....	(20)
四	“腰子”	(29)
五	窗户.....	(37)
六	萝卜.....	(45)
七	令子.....	(55)
八	刀.....	(63)
九	杀人.....	(73)
十	咖啡.....	(81)
十一	房间.....	(90)
十二	保时捷.....	(101)
十三	云.....	(110)
十四	借.....	(122)
十五	交情.....	(136)
十六	逮捕.....	(144)

十七血染草席.....	(152)
十八客人.....	(164)
十九夜的结束.....	(173)
二十出血.....	(182)
二十一松野.....	(192)
二十二人生.....	(201)
二十三雨.....	(210)
二十四货船.....	(219)
二十五赌博.....	(231)
二十六墓碑铭.....	(240)

— 老 人

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汽车的灯光中一闪而过。
我连忙把车贴着停车厂的水泥墙边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朝那个男人走过去。

“一直走国道吗？”

像生了锈一般的沙哑嗓音向我问道。仅凭这声音就明白这是一位老者。我用眼睛扫了一下他站的那个昏暗的地方，但实在是分辨不出这位老者衣服的颜色。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黑暗。

“您要去哪儿？”

“你要到哪儿？”

老人反问了我一句。

“走高速公路恐怕我不行。”

我只是偶尔开的车。车灯照不到停车厂的尽里边，但这儿离海很近吧，因为我可以微微感到海水的气息。

我看到停车厂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堆草丛，便走过去解了小手。老人仍在车旁边站着。

我又走了回来，点着了一支烟。我的皮肤上没有感觉到风，但呼出的烟被微风吹着消失在夜色中。

离开大阪时是凌晨一点。走了近三个小时的国道，我身体有些僵硬了。之所以不能高速行驶，是为了恢复机体的反应能力，当然走高速公路要快些。

老人轻轻敲了敲我的车。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也许早就踹上一脚了吧。

“能拉我吗？”

老人又问了一句。

“您可以坐出租车嘛。”

“是啊，可那不要花钱吗？”

“我的车可不好啊。”

“噢，车不好？”

这位老人弯下腰朝车内看了看。他的头顶已经开始谢顶，剩下的头发也有许多变白了。

我不喜欢上了年纪的人，当然年轻人我也不喜欢，我讨厌人。能见到一个我喜欢的男人的机会太少了。

我扔掉烟，推开老人打开了车门。

“让我上来吧，要不这会儿我只能走着走了。”

“你在路边等车，总会等上一辆车的嘛。”

“我在这儿等了两个小时了。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

“两个小时吗？一直等到早上就会来卡车的。”

“冷吗，小伙子？”

“别说了，别和我套近乎。好了，上了我的车再说这些好听的吧。”

“是偷来的车吧？我看像是。是辆宝马吧。要是走高速，别让巡逻车抓住。”

“话说的差不多就行了，老爷子。”

说着，我轻轻地拍了一下这位老人的肩膀，他竟摇晃了一下身子。

“刁难上了年纪的人有意思吗？”

老人站稳了问了一句。

“我可不敢刁难您。”

“我求求你了小伙子。”

“您刚才可不像是求我的样子。”

说完，我一侧身滑进了汽车里，然后向老人打了一个响指，意思是也让他上来。我心中又想到：夜里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在一辆车里可不安全，但刚要再制止，这个老人竟十分敏捷地坐到了助手席上，还迅速地关上了车门。

“走吧？”

“去哪儿？”

“老兄想去哪儿？”

老人上了车后口气一下子变了。

“噢，我去N市那儿。”

“那就去那儿吧。”

“咦，这可怪了。”

“有什么怪的？”

“您去的地方没个准儿，像个离家出走的小孩儿嘛！”

“啊，有点儿像。”

我没办法，只好慢慢地把车发动起来。这时老人掏出一只皱皱巴巴的烟点着了火。前面的路变直了，汽车要加速，于是我点了一下油门，松开了离合器。汽车左右摇晃了几下。老人手中刚刚点着了的烟一下子掉了，他连忙把身子向前倾，扶着仪表台。车子继续颠簸着。

“你是故意的吧？要不就是没有驾驶执照。上你的车还真让我后悔。”

他好歹捡起了那支烟，一边系上安全带一边唠叨着。汽车进入三挡时就平稳多了。

“多大了，老兄？”

他问道。

“二十四。”

“很年轻呀！我二十四那当子专偷驻日美军的東西。”

“偷美军的東西？”

“我记得那会儿就那帮洋鬼子才有汽车。可现在的年轻人不论张三李四，凡人就有车。”

汽车已开到了四挡，在国道上似乎飞了起来。我才不管它什么红灯呢！我讨厌停车，而且这会儿也没有别的车。这时，老人突然“啊”了一声。

“太可怕了，开慢点儿吧！你忘了交通法规吗？”

可千万别撞车，别开这么快。”

“车不是为了快才发明出来的吗？”

“这话……我看还是别那么快的好。”

“像您这样的男人也怕我这辆宝马？”

正如老人说的那样，这是一辆偷来的车。开车的是一个大学生样的男子，这车大概是他父母出钱买的吧。可能当时他在和一个女孩子吵架吧，他下了车去追那个女孩子，车钥匙就插在车上，发动机也没有停，于是我便坐在了这辆车上。

“车都快飞起来了，老兄。”

“这就是我的开法。”

“我还想多活几年哪！还有你这辆车，也得差不多呀！”

“您在教训我？！”

我有些不高兴了。于是老人闭上了口，把目光转向车窗外。汽车驶过了寂静的商店街，便又进入了昏暗的国道。我开出了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车速。前方出现了像是一辆卡车的灯光，而且一转眼便驶近了。两车交擦而过。老人回过头，看了一眼已经离车尾很远的那辆卡车。

“开卡车的那家伙也是个傻瓜！车开那么快！”

国道还是一直弯弯曲曲地向前方延伸。由于国道是有对开线的，所以在深夜里即使开得快一些也不必担心和对面的来车撞上。

“喂，老兄。”

“说吧。如果害怕就下车吧，要不就别吭声。”

“我看你心情浮躁，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不，我看你喜怒无常。走高速公路时可要当心。”

“又有什么事儿了？”

“没什么，你光朝前开了，看看后面！”

“原来这样。”

在后视镜中，我看到一辆车的红色警灯一闪一闪的，但还很远。是不是藏在什么地方的一辆警车？

“快追上来了。”

“这会儿刚早上四点。您是个爱管闲事的警察吧？”

“什么意思？”

“您太饶舌。”

“明白了，我不再说话了。”

我又加快了车速，达到了时速一百四十公里。前方是直线，我再加了油门，一百六十、一百七十，汽车像飘了起来一样。

“顽固的家伙！”

我看到反光镜里面又出现了那个一闪一闪的红灯。

“不要紧吧？”

老人又开口问了一句。

我没有回答，把车速又提到了一百八十。红光

一下子远了。前面是弯道，我换挡减速，并点了一下刹车。因为前方又出现了两个拐弯儿，然后才是直线，所以车后方的红灯又有些近了。

“在直线上是超不过来的。”

“知道。我会让他知道我的技术的。”

“前面还有拐弯儿哪！”

我左右打着方向盘，现在是该试我的胆量的时候了。

“上大街了，老兄。”

“知道！”

国道上这么多的弯曲虽不多见，大街就另当别论了，而且车也多，死角的拐弯儿也多了，我只好把车速降到了一百公里左右。和我想的一样，驶进大街后净是拐弯儿。轮胎不时地发出猛烈的摩擦声，我感到坐在车里离心力很大。

“有几条命在你手里都不多！”

“别这么说，我要在这儿甩掉后面的家伙。”

“要是巡逻车，他可有对讲机，会有人包围你的。”

其实我也明白。驶出大街，再进入国道我就可以把车开上沿海公路了。我可以绕个圈子再驶进N市。

“老爷子，要想下去就趁早说。”

“你不是要带我去N市吗？”

“如果您想去那儿就坐好了。”

我又把车速提高到了一百二十公里，与对面驶来的车相会时让老人吓了一跳。

“到底是有胆量的，我可不行。”

“其实咱俩都一样。”

听了这话，老人笑了起来，声音像锈了的金属。我心里一急，又踩了一下油门。

“行啊，小伙子！”

“您说什么？”

我不知道老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便问了一句。

“有两下子吗，我刚才不是夸了你吗？不过，不应当让人生气。”

“让谁生气了？说明白点。”

“我呀！车快的让我害怕，这不就让人生气吗？”

“我看不要紧。”

“你不困吗？”

老人问道。

“中间我困了几次，可命要紧哪！要是平时，我一困就得去睡一会儿，可今天不行。”

“我看你也挺爱说的。”

“啊，我觉得我们还都活着，和我的几个同事比，还算幸运的。所以您什么也别怕，应该原谅我。”

这时，我的脚离开了油门，降低了车速。老人的话又多了起来。

“您今年多大了？”

我问道。

“不好问人家的岁数吧？”

“您问我我都说二十四岁了。”

“五十九。”

“呀，明年就满六十了！没系红腰带？”

“五十九就是五十九，不是六十岁！”

老人又叼上了一支烟。街灯渐渐地近了，像是一条不大的街。N市马上就要到了。

二 鸡尾酒

我让老人在N市的入口处下了车。

我把车朝码头方向驶去。我要找一处不碍事的地方放车。我倒好车就闭上了眼睛。我在哪儿都可以马上入睡。我在工作时也常常是这样，站着都可以入睡。

突然一种起重机发出的响声把我惊醒了，好像是早上开始卸货装货了。果然，我看见一艘三千吨的货船驶入了港口。在N市的郊外有新建的工厂厂址，大概是给那里运送原料和产品的吧。这个码头可以泊五万吨的轮船。

我又把车发动起来，驶入市区。我没找到一家开门的快餐店，结果又返回港口，进了一家供海港工人用餐的小餐馆。

大概是时间太早了，我叫菜时女服务员一脸不高兴。但早餐还是比较丰盛的，有豆酱鲭鱼、豆酱汤和鸡蛋盖浇饭。

但端上来的这些吃的太难吃了，我还从来没吃

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而且少得可怜。我对自己说，就当没吃出什么味儿吧，权当是在一家高级餐馆里吃了一顿上等的炸牛排吧。

盖浇饭里，鸡蛋和豆酱汤混在了一起，我一口气连汤带水都吃了进去。我连鲭鱼的刺几乎都没有剩下。这时女服务员又端上来一杯茶。

我点着了一只烟，向店子外边停的车扫了一眼：外边已经大亮了。我从口袋里掏出钱，放在了烟灰缸里。这是我的习惯。我觉得放在桌子上一下子就会被刮走的。女服务员看到钱放在了烟灰缸里，又皱了皱眉头。这时外边有三辆卡车从店门口经过驶向了海港方向。

今天是个大晴天。我身上穿着一件运动夹克，觉得身上暖洋洋的。

我开动了汽车。

我沿着海边公路开了一会儿，看到了一条没有修过的、类似农田小道一样的路。我把车开了进去。进去之后才意识到可能不好，退出来吧。看样子从这儿上大街够呛。

我常常这样：光想进去的道儿，不考虑回来的道儿。还是趁早退出来的好。于是我又倒出了车。

我放倒车座打个盹儿，心想睡一觉后再考虑去哪儿也不迟。

我睡着了。我开了一晚上的车，只打个盹儿是无法恢复疲劳的。有两次卡车也从这条道上走过，

但它们都没有停下来。

十二点多了我才醒过来。我稍稍想了想，便把车又驶回市里。

车子开到市区边，我下了车，并把留在车上的指纹擦了擦。我生气自己这么胆小，于是用力踢了一脚车身。

我在找吃中午饭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小快餐店，要了一份炸排骨盖浇饭。

这是一条短街，走十五分钟，这条中央大街就到头儿了。与它并行的还有一条胡同，那儿到夜里是繁华夜市街。我看着白天的太阳，感到身上有疲惫感。

一股化妆品和酒的气味，它不禁使我回忆起了令人怀恋的夜。我只能忍耐。两年了，想起来是那么短暂。

我一边观望着街中的店铺一边走着。所有的店铺都不大。这里有六家餐馆，其中一家是意大利风味餐馆，一家就是乡下的暴发户开的。

我又返回到中央大道上，来到一家六层建筑的大楼里，上了电梯。第六层写有“川中企业”。

这是一栋不大的的六层楼。第一间屋里只能摆下五张办公桌。社长室在尽里边。

“有事吗？”

“听说您这里招人？”

我问道。